

追憶一位精通 30 種外語的學者 ——顧華老師

文·圖／蔡元奮

受教於顧華老師門下是一個意外，也是我的運氣。

我計畫在研究所畢業後到德國進修，所以就讀臺大生理學研究所二年級時（1971），就選修外文系的「德文二」課程，由德籍老師授課。

第一天上課時，新生大樓的教室裡坐了20多個學生，大家都期待一窺德籍老師Koch博士的廬山真面目。上課的鐘聲響了，走進教室的卻是一位滿頭白髮的先生。他告訴大家，由於德國和臺灣的開學時間不同，Koch博士要晚兩、三個禮拜後才到臺灣，因此暫時由他代課。接著這位老師簡單的自我介紹；他在黑板上寫下「顧華」和「魯爾大學」。他剛從德國魯爾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回來，在那裡教唐詩、宋詞和中國書法。他請同學們準備好課本，下次正式上課。接著講解德語的發音，那一次的課就這樣結束了。

第二次上課是正式授課。學生人數明顯少了些，剩下10多人。顧老師很快講完了課文和文法

之後，就讓同學們做練習，一人一題輪流作答。雖然大家都學了一年的德文，但能夠正確答題的人實在很少。同學們感到壓力很大，如坐針氈。休息10分鐘後的第二節課，學生立刻少了一半，不到10個人。但顧老師依舊是一人一題做練習，很耐心地指正錯誤，絲毫不受影響。

顧老師講得很快，又要學生當場練習，上課壓力不小，但是他的德語發音和我從四海唱片所聽到的一模一樣，尤其是R音發得非常漂亮，讓我打心底佩服。所以我繼續去上課。然而，沒想到這一次，學生只剩下3、4人。顧老師仍然準時進入教室，上了講台之後，語氣非常平和地說了一段話：「我很感謝哲學系的這位女同學上次上完課之後給我的建議。我教德文40年了，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些。我瞭解她是好意，但是我想了想，不知道如果不講課文、不講文法、不做練習，要上什麼？目前我只是短時間的代課，我想暫時還是按照我個人的方式來上課。」接著，

典型在夙昔

他又十分輕描淡寫地說，由於對語言有興趣，在20歲時已經很熟悉5種外語。後來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再加上自己用功，他一共學了30種的外語。我記得顧老師拿起粉筆輕輕地在黑板邊寫了小小的5和30這兩個阿拉伯數字，然後就隨手將數字擦了去。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人懂得這麼多的外語。

上課的學生人數少了，做練習的壓力更大，但是知道顧老師的功力深厚，所以在課前我認真做了預習，然後來上第四堂課。上課的時間快到了，空蕩蕩的教室裡只有我一個學生，內心感到相當難過。顧老師準時進了教室，沒有絲毫不悅的表情，反倒很親切地對我說：「其他兩位同學今天跟我請了假，所以我們今天不上課，你有沒有什麼問題？我們聊聊好了。」他很隨和地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，師生兩

人就這樣聊了起來。

這是45年前的往事，我記得主要的話題都和語言的學習有關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很嚴肅地說：「很多人都說顧華是天才，我第一個要否認這句話。我非常用功。」他說他年輕時在中央圖書館工作，當時世界各國會寄很多文件書籍來，需要回覆處理。由於他對外語有興趣，就自我鞭策，勤學各國語言。蔣復璁先生是當時的長官，曾經對他說，學了這麼多的外語，以後想要維持住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能懂這麼多外語很令人稱羨，但是顧老師說語言的學習，對他創作的的能力造成一些負面

影響。由於語言學習傾向機械式的記憶，年輕時他可以作詩填詞的，後來這方面就不行了。

那次談話結束前，顧老師得知我是醫學院的研究生，告訴我這學期他在理學



顧華老師，自學精通30種語言。攝於1970年夏，德國科隆市。（提供／烏修中）

典型在夙昔

院也開了一門「德文二」的課程，每週三和週五上午上課。採用Hubert Jannach的*German for Reading Knowledge*作教材，也許比較適合我。由於週五上午與醫學院必修課衝堂，所以詢問顧老師可否同意我週三去，而週五缺的課則向同學借筆記參考。如有不清楚的地方，週三上課前提前半小時再個別請教老師。顧老師同意，於是我就轉班了。整學年，我每週三10點半準時去教員休息室請教顧老師。

此後，我和顧老師幾乎沒有什麼接觸。直到我參加Steyler Mission獎學金生的德語口試時，才再次見到顧老師，他是口試委員之一。發問的是兩位德籍老師，因事前我做了模擬題庫，所以對答得還可以。可是就在快結束時，其中一位問了一個我沒有準備到的問題，他重複問了兩三遍，但我除了「拉丁文」這個字，其他完全聽不懂，無法回答。這時坐在一旁一直沒有說話的顧老師用中文對我說：「這位老師問你懂不懂拉丁文？因為你是醫學院的學生，看你的學業成績紀錄裡面好像沒有學過拉丁文。在德國學醫的人，多少都要會一些拉丁文的。」聽懂了問題之後，我就答覆說：「拉丁文對學臨床醫學的人來說或許比較重要，但是不懂拉丁文對學基礎醫學的人來講，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影響。我是學生理學的，

生理學是屬於基礎醫學。我沒有學過拉丁文，但是過去我曾經學過一點西班牙文。」雖然當時講這一段德文，結結巴巴，語法也一定有錯，不過那兩位德國老師頻頻點頭，我想他們至少聽懂了我的意思。如果當天沒有顧老師在場翻譯，不知道情況會怎樣？

去德國唸書前一個星期，我到校總區辦理助教離職手續。想向老師辭行，正巧顧老師上午出門買報紙，在臺大的校門口遇上，於是陪著他邊走邊談，回到他溫州街的宿舍。

他告訴我顧師母過世了。失去了老伴，這才發現過去師母對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照顧。顧老師承認對家事方面一向很陌生，有人曾經開玩笑說：「顧先生大概不知道水煮開了沒有？」他笑說自己是「君子遠庖廚」，確實不知道水煮開的情形。師母的離去，讓他很難過，目前他在看柏拉圖的書，排解心情。他說年齡大了，怕吵，所以喜歡一個人住。在飲食生活方面，顧老師的女兒已經在宿舍附近的飯館麵館打點好了，請餐館的老闆們幫忙照料父親的三餐。

說著走著，我們在一幢看上去相當老舊的日式房子前停了下來。他說到了，掏出鑰匙，將一扇木門打開。走進玄關，看見滿屋子都是書，幾乎沒有容身的地方。「坐擁書城」大概就是這個

典型在夙昔


樣子。除了到處是書之外，幾乎沒什麼擺設。他讓我在一張小圓桌旁的藤椅上坐下，他說自己怕風，因此電風扇只向著我坐的方向轉。我們談了哪些話題，現在我已經沒什麼印象，只記得要離開時，無意間發現在桌上打開的是一本希臘文書。

我認識顧老師的時候，他已經快退休了（1974年8月離開臺大）。我在德國慕尼黑留學期間，聽過留德的前輩學長提起顧老師的軼事。「話說當年有一次臺大外文系邀請一位德籍教授來演講，那位先生全程用德語，講完之後，全場許久沒有反應，後來有一位站起來和外賓侃侃而談，對答如流。錢思亮校長也在座，就問身邊的同事，這位和德國教授對談的人是哪一位教授？得知他是外文系的講師，不是教授。錢校長覺得這樣的人才，怎麼可以只聘為講師？於是下條子

改聘為外文系副教授。」事實如何因參與這場景的前輩都已作古，無法考證。顧老師的「述而不作」，只在課堂講述而不寫論文的態度，如果沒有遇到錢校長的愛惜人才，也許臺大外文系講師的身分會一直持續到他退休。

前臺大外文系宣誠教授曾對我說：「顧先生的學問真好，但是提起寫論文的事，顧先生會說他寫的論文讓誰審啊！這話說得是有些狂，不過，必須承認事實也是如此。」

顧老師沒有顯赫的學歷，他的真才實學都是勤奮自修，用功努力得來的，他能精通30種外國語言，古今中外能有幾人？

世俗的頭銜，「博士」也好，「教授」也罷，實在都不足以彰顯顧老師出眾的才華！



蔡元奮小檔案

1970年臺大動物學系動物生物組畢業，1974年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碩士，1984年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。曾任本校醫學院生理學科（研究所）講師（1984-1985）、副教授（1985-1995）、教授（1995-2012）、兼主任（所長）（1993-1998）。曾以訪問學者身分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進修（1985-1986），擔任過洛克菲勒大學客座副教授（1991-1992）、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客座教授（2003）、德國基爾大學客座教授（2006）、海德堡大學交換教授（2009）。2012年退休，現任醫學院生理學科（研究所）兼任教授。學術研究側重「行為神經生理學」領域，包括性行為、攻擊行為、學習與記憶等。曾與德籍友人 Ute Engler 博士合譯《了凡四訓》一書為德文，於2011年由慕尼黑 Diederichs 出版社發行。